

# 千年岁华入诗心

□ 李仙云

雪,暖带入春风。阶馥舒梅素,盘花卷烛红。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。”品读唐太宗李世民的这首《守岁》,犹如梦回大唐。神思缥缈间宛若步入皇宫圣殿,望着夕阳余晖洒在金碧辉煌的宫阙之上,美轮美奂,心间升腾起一股暖洋洋、乐融融的愉悦。年终岁末,喜迎新年,一只只燃起的红烛像串起的夜明珠,点亮了宫苑,也像暗夜中绽开的簇簇花团。盈盈梅花兀自轻绽,把无尽的喜庆与春意,裹在细小的花蕊间。君臣觥筹交错,乐声袅袅,舞姿婀娜;香案之上摆放着敬神祭祖的供品,香烟氤氲。那举国欢庆、共度良宵的盛典,隔着千年仍在时空里荡漾。

每到岁末,我总喜欢在刘禹锡的《岁夜咏怀》中沉吟抒怀。他在除夕之夜写下:“弥年不得意,新岁又如何?念昔同游者,

而今有几多?以闲为自在,将寿补蹉跎。春色无情故,幽居亦见过。”韶华易逝,光阴荏苒,一边回望一边喟叹。曾经的知己友人,走着走着就淡出了我们的生活,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念昔过往,是为了不负当下。每到除夕之夜,在阖家欢聚、鞭炮齐鸣中,我总会独守片刻喧嚣里的宁静,“以闲为自在”,瞭望浩渺夜空,梳理纷繁的思绪,由里到外给身心来一番“吐故纳新”,重新规划来年的愿景。新春伊始,万物萌发,与新年干杯,跟往昔告别,和那个虚度了岁月的自己握手言和。

“坐到三更尽,归仍万里赊。雪声偏傍竹,寒梦不离家。晓角分残漏,孤灯落落花。二年随骠骑,辛苦向天涯。”唐朝戎昱的这首《桂州腊夜》,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将士除夕之夜的思乡图。离乡万里,带

留天涯,寒梦悠悠,思亲念故,与家人至亲只能在梦里团聚。雪花静飘,寒风飒飒,一盏孤灯寄相思;清晓号角声里,是吹不尽的惆怅与苍凉。每年除夕之夜,我们与家人品味佳肴、酒酣耳热之际,春晚总会把镜头对准那些在新年里依然驻守边疆的战士。“对于世界,你是一名战士,但是对于我,你是全世界。”这是军人家属内心最深的独白。我们的岁月静好,是因为有无数的他们,在各自的岗位上负重前行。

悠悠千年,共欢新岁。春节,这个中华民族最盛大隆重的传统佳节,被古人用心过成了诗。那浓浓的佳节喜庆与深深的人文情怀,让我们在平仄吟诵中,品出生活的诗意与美好。愿我们在金马迎春的祥和喜乐中,不负光阴,不负流年,把每一天、每一秒,都过成自己的吉日良辰。



在腊梅盈香、水仙初绽中,捧卷静读。窗外淅淅沥沥的雨,悠然飘落。它似从遥远的唐宋,一点一滴缠绵缱绻,落入我的情思。悠悠千年,世间的起落沉浮也恍如云烟过眼,而在古人唯美深情的诗词中,我思绪游弋于唐宋的山河,去品味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新年气息。

“暮景斜芳殿,年华丽绮宫。寒辞去冬

## 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### 春到黄河岸

□ 魏世通

踏上黄河岸边  
早春的舞台  
风,不再是冬日的凌厉  
似温柔的手  
轻抚我的脸庞  
沉睡了一冬的泥土  
正从酣梦中苏醒  
岸边的柳树  
已冒出嫩绿的新芽  
那是春天点上的第一个诗眼  
黄河水  
一改冬日的沉寂  
欢快地奔腾着  
为春天的到来欢呼  
河面上  
偶尔几只野鸭游过  
给宁静的河面增添了灵动  
我沿着河岸漫步  
深吸一口气  
空气中弥漫着  
泥土的芬芳  
青草的清香  
和黄河水的气息  
春到黄河岸  
我闻到的是生命的气息  
我愿化作一只小鸟  
在春光里飞翔  
沉醉在黄河岸边

### 孙儿送牡丹

□ 崔同凡

孙儿捧花送春来,  
一半含苞一半开。  
粉蝶闻香翩翩至,  
隔窗犹自久徘徊。

### 故乡的迎春花

□ 殷建成

故乡的迎春花  
开在土墙根、田埂边、溪畔石缝里  
一身素净明黄

最先撞开故乡的春天  
故乡的春总是来得慢  
北风还裹着料峭寒意  
草木都沉在冬眠里  
唯有迎春花不肯等  
细瘦的青枝从冻土中醒过来  
不等新叶,先缀满米粒似的花苞  
一串一串,像撒落的金珠  
一瓣一瓣,轻轻绽开  
薄如蝉翼,嫩如初阳  
一簇簇,一丛丛  
顺着枝蔓垂落

织成一道金黄的帘幕  
故乡的迎春花  
从不择地而生  
只要有一抔土、一缕光  
便扎下根去,默默生长  
就守着故乡的寻常角落  
安安静静,  
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春光



## 曹风

xinlingzhantai

## 素人的凝望

□ 李胜

冬日,窗外的屋檐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,远去的水鸟是如此自由。我坐在这方寸之间思索良久,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是日复一日,柴米油盐,真是百无聊赖吗?

忽然间,收音机中的歌曲响起。好的音乐永远鼓舞人心,甚至能读懂彼此的心,歌曲徜徉着灵魂,洗涤过往岁月。我每每听到它,就会收获一种力量。生命的意义未必是宏大的史诗,它就蕴藏在那些最寻常、最易被忽略的细微处——是墙上时钟永不疲倦的“滴答、滴答”,是苍穹之上云朵的聚散舒卷、变幻无形,是大海遵循着亘古的韵律,潮汐涨落,生生不息。时间的长河与空间的广袤在此刻交织缠绕,很难分清界限,而我们在模糊的记忆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大树赠上春天的萌发、夏天的焦躁,去寻找秋天的硕果。人则是希望吃上年少的苦而获取年老的甘。殊不知,甘与苦是人生的一种辩证。年少时,总觉得日子悠长得看不到尽头,未来像一张可以任意涂抹的白纸,充满了无限可能。那时,青

春的血脉里奔涌着过剩的活力与荷尔蒙,足以将一切的辛劳与汗水轻易淹没。所谓的“十年寒窗”,被理想的光芒所照耀,那拼搏奋斗的过程本身,竟也带着一种酣畅淋漓的快乐,成了青春不可或缺的注脚。待到步入老年,孔子所言的“戒得”之境悄然降临,明白世间万般繁华,终如指间流沙,不可挽留。但世事洞明,心境逐渐开明,也像那树经历过萌发,度过焦躁,获取过果实,虽然早已非少年,但又多了一些少年的纯真,“老小孩,老小孩”,这民间智慧的称呼,道破了某种轮回的真谛——人至暮年,褪去浮华与世故,往往能重拾那份近乎本真的纯粹与简单。这并非倒退,而是生命在更高维度上的一次返璞归真。

思绪的藤蔓,不经意间又回到味蕾的记忆深处。中学时代校门外那热气腾腾的包子,纵使阔别多年,在回忆里依旧散发着无可替代的“世间美味”的光环。那时的清晨,肚子总在早读的尾声准时响起空城计。铃声一响,便迫不及待地奔向围

墙边,隔着那冰凉坚硬的铁栅栏,递过擦得温热的硬币。栅栏那头,是推主被蒸汽模糊了面庞的忙碌身影。几个白白胖胖的包子被递过来,隔着袋子就能感受到烫手的温度和蓬松的质感。捧着这份珍贵的“补给”,快步回到教室。伴着朗朗的读书声和四溢的饭香,我边吃边读。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在这一刻奇妙地交融,被咀嚼、吞咽,那滋味,是青春特有的“美味”,是对知识的渴望,对生活的满足,它深深地烙印在味觉与心灵的记忆库中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又回去吃了几次,但很难吃出当时的味道。我心想,包子的味道可能未曾改变,只不过物是人非,是“触动”还是“心动”,早已不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当过往成为记忆,我们的选择只有向前。

不知向窗外凝望了多久,霜花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渐渐升高的阳光融化,化作细小的水珠,悄然滑落。收音机里的音乐早已停歇,空气中只余下一种澄澈的宁静。远处,水鸟的影子融入天际线……我回过神来,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
## 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## 雪墨清欢

□ 庄友燕

雪悄然融入夜色。风将它的话语,凝成六角形的信笺,在无人签收的时辰,簌簌投向人间。我守在窗边,看它将小城一层层裹进蓬松而无边的静默里。

翌日晨起,故乡成雪。这座鲁西南的小城,在雪的覆盖下显露出洗尽铅华的古韵:郗城水街、文亭湖、郁文阁,处处一步一景,宛若一轴缓缓铺展的淡墨画卷——这已不是我昨日归来时的小城。它被一场静默的魔法重塑,干净得让人屏息凝神。

我提前赶回,只为赴一场约定。他们,是几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,于我,亦师亦友,亦是兄长。二十年前,我曾有幸逐一专访,让他们的艺魂与风骨,通过《牡丹晚报》“菏泽文化名人”栏目与更多心灵相遇。

拂去肩头的雪花,我轻轻推开那扇门,暖意、笑语与墨香便扑面而来。牛广成与苏鸣正立于长案两端,笔走龙蛇。但见广成兄凝神悬腕,一首咏雪诗便随着笔锋倾泻而下,力透纸背,将瘦硬的骨力与行书的意趣化为一炉——他亦是归人,为赴此约,星夜兼程自江西折返,风尘仆

仆。苏鸣兄笔意如游龙,挥就“素心若雪”四字,气韵流畅如窗外不息的雪飘。

史瑞林与张福水则独处一隅,面前的宣纸上,已初现雪的意蕴,却各见性情。瑞林兄倾心花鸟,他笔下是枯枝覆雪,却于枝头精心点染出三两只寒鸟,或相依偎,或独伫望,为这冰封世界注入一抹灵动而坚韧的生机。福水兄则寄情山水,以枯润相间的笔法,勾勒出雪后寒山的空寂与浑茫。那嶙峋的枝丫仿佛能承载千钧之雪,又透着一股不肯摧折的韧劲。他的经历亦是一段佳话:曾任职一方,却因难抵心中对书画的挚爱,选择了“弃官从艺”,归家潜心笔墨。这份超然与专注,此刻全然融入笔下的山河雪意之中。

这方小小的天地,因艺术的凝聚而自成一个圆满丰足的世界,窗外那那席卷天地的风雪,反倒成了最契合的陪伴。及至午餐时分,一盆炖得浓香酥烂、汤色如乳的黄河大鲤鱼被端上桌中央,席间的热雨便达到了顶点。窗外雪正紧,窗内笑语喧。我们举杯,敬这风雪无阻的相聚,敬彼此为艺术、为新闻和文学倾注的半生光阴。话题如席间的菜肴,滋味层

叠。艺术的高远深邃与生活的温热烟火,在此刻水乳交融,每一段往事,每一句调侃,都比杯中的陈酿更令人心醉。

饭毕,雪依旧漫天飞舞。他们重回画案前,酒意微醺,笔意更见酣畅。墨迹蜿蜒游走,不着一笔白色,却让满纸的灵气与皎洁呼之欲出。我静立一旁,被这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深深吸引。

然而,终究抵不住窗外那片洁白的召唤,我悄然推门,步入雪的国度。那“咯吱”一声脆响,简直是天地间最悦耳的和弦。我掬起一捧雪,看六角晶的晶莹在掌心闪烁;踢起一蓬雪粉,看它们如烟似雾,在黯淡的天光中散开。世界被简化到极致,只剩下呼吸的纯净。我像个孩子般,“噢嗤”一声笑了起来,仿佛生命里有一扇紧闭的窗忽然洞开,让自己与万物有了一次清澈的初遇。

路滑难行,心中念想的“踏雪寻梅”终成虚话,却并无太多惆怅。或许,人生恰如这雪径,何处深,何处浅,何处可通达,何处须止步,并非全由人意。所求未得,未必是遗憾。接受它,心底反倒生出一片坦然的宁静。

## 最难忘

zuizuanwang

## 磕头礼

□ 魏益君



说起儿时过年,最庄重、最温情的仪式,莫过于大年初一清晨向长辈行“磕头礼”。这一古老礼俗,在我的家乡延续至20世纪末才悄然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但“磕头礼”却始终烙印在我心底。那时天刚蒙蒙亮,本族的小辈们便相约成群,挨家挨户给长辈拜年。每到一家,孩子们齐刷刷地跪在堂屋中央,额头轻触地面,恭敬地磕上三个响头。爷爷奶奶笑得合不拢嘴,连忙端出早已备好的糖果,往每个孩子手里塞上几块。一圈磕下来,我们的衣兜鼓鼓囊囊的,装满了甜蜜与祝福。

奶奶是最看重这“磕头礼”的人。每年除夕夜刚过,她便早早起身,把堂屋里的火盆烧得通红,让矮矮的土坯房暖意融融。又特意铺上一张干净的凉席,生怕我们脏了新衣。她准备的不是糖果,还有亲手晾晒的红枣——那棵院中老枣树结的果子。她总挑最红最甜的留到春节,专等小辈们来磕头时分赠。那红枣,甜在嘴里,更暖在心里。

大年初一晚上,奶奶常坐在灯下,细数谁来了,谁没来,记得清清楚楚。若有谁初二补上磕头,她便格外欢喜,不仅笑脸相迎,还把糖果塞满对方的口袋。有一年,我因贪看邻居家电视,忘了去给奶奶磕头。父亲回来后说:“你奶奶不高兴了。”次日一早,我赶紧跑去补礼。奶奶见我跪下,脸上顿时绽开笑容:“做小辈的,就该有礼数。”那一刻,她眼里的欣慰,胜过千言万语。

后来,电话拜年、短信祝福、微信红包渐渐取代了登门行礼。奶奶每见我低头发群消息,总轻轻摇头叹息:“唉,越来越不像过年了!”那叹息里,藏着对传统礼俗消逝的惋惜,也藏着对亲情日渐疏离的隐忧。

如今回望,那跪地一叩,不只是形式,更是敬意的表达、血脉的联结、文化的传承。或许,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人们终将重新珍视这份庄重与温情——当喧嚣散去,人心思归,那久违的“磕头礼”,或将在某个新春再度归来,带着旧日的温度,叩响新时代的扉门。

## 人间真情 “慢走”的春节

□ 马海霞

张大爷的老伴去世后,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捣捣石头,“叮叮当当”地刻。玩石雕这么多年,成品也没个样子,无非是消磨时间罢了。

张大爷不爱说话。做了这么多年邻居,见面和他打招呼,他也只点点头。只有在喝酒后,他的语言开关才稍微敞开一溜缝儿——他出来送客,爱说“慢走”——关系普通的,就说一句“慢走”;关系近点的,说两次;要是开口说四句“慢走”,那肯定是大年初五,他的老同学来了。

只有过年那几天,他家才热闹起来。初一初四是同族晚辈和亲戚来拜年,初五则是老同学来访。

他这位老同学,初五这天准骑着自行车、带着礼物来看他。这一天,张大爷早早就要出门张望好几回。等到他家飘出炒鸡蛋的香味,我就知道老同学已经落座了。张大爷不会做饭,唯一拿手的就是炒鸡蛋。儿女年前就把年货备齐了,他切几盘肉摆上,再下厨炒个热菜——西红柿鸡蛋,下酒菜就有了。

一对老同学边聊边喝,直到下午三四点钟,便会听见他出门送客。“慢走”说了四遍,大门才缓缓关上。第二天,张大爷一大早就把礼品捆在自行车后座上,出门去了,傍晚才带着点微醺回来——不用问,是回访老同学了。

有一年初五,我没闻到炒鸡蛋的味儿,也没听见一句“慢走”。后来才知道,那位年年来看他的老同学,头年秋天去世了。那个春节,张大爷又沉默了,连我的年也过得有些寡淡。

前年腊月,本家一位叔叔托我打听张大爷的手机号。叔叔的岳父的邻

居的亲戚,是张大爷的小学同学,周转多人打听张大爷联系方式。张大爷很激动,赶紧把手机号抄给我,请我转交。

失联已久的老同学就这样联系上了。初五那天,张大爷又出来好几趟等着迎接。十点多,人接到了。自行车声伴着响亮的嗓门:“六十多年没见了,今天可得好好喝两盅!”不出一个小时,炒鸡蛋的香味就飘了出来。

下午四点左右,“慢走”的声音穿过窗户传进我的耳朵。一连三声之后,却没等到第四句。“不对呀,怎么少了一句?”我扒着窗户朝外看,“肯定得多送一程。”母亲猜得没错。半小时后,有人唱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……”——好家伙,张大爷哼着戏回来了。这一程送得可真不近。

第二天,我没听见他自行车的动静。母亲说:“你起床都快九点了,人家老张不到八点就驮着两箱礼出门了。”

哈哈,我们小时候走亲戚还心急。每年“偷看”张大爷会见老同学,成了我过年的保留节目。八十多岁了,还能骑自行车出门拜年,而且像我们小时候那样,带着礼,非得在人家家吃饭喝酒——双方那种藏不住的喜悦,才是真正的“古法”年味。

我过年就不爱走亲戚、会同学,放假几天只想窝在家里刷刷剧、吃喝。为什么张大爷年纪这么大了,还喜欢和老同学走动呢?也许,孤独是会在春节被放大的。今年,离年还早那会儿,我就已经开始盼年,盼着张大爷和他老同学都健健康康的,在正月初五这天,“慢走”声依然能穿过窗户,将年味送到我的耳畔……



黄昏时分,车在覆雪的路上缓慢慢行,载着我们去赴另一场温暖的邀约。佳肴美酒渐次铺开,虽是家常滋味,却因围炉的暖意与主人的用心,显得格外妥帖。美妙的是一道手撕羊,入口是山野的清气与鲜嫩,仿佛把一片冰封的竹林,嚼出了生机盎然的声响。桌上热气氤氲,窗外暮雪霏霏,这冷与暖、静与闹的对照,如同一幅生动的写意画。

挥别友人,我信步踏雪而归。这独行的寂静,成了天地间一段绵长的留白,一整日的喧嚷与丰盛,徐徐洇染开来。那笔下的清辉、纸上的风骨,连同人间烟火最

笃实的慰藉,此刻都被这无边无际的雪温柔地包裹着,沉入心底,化作一片温厚而踏实的土壤,仿佛能滋养往后所有平凡的日子。风雪夜归,归的从来不只是家园,更是喧嚣散尽后,被美好充盈过的、澄明的心境。这雪夜最后的步履,每一步,都踏在白日的余温上;每一念,都浸透了友谊的醇静。那份因雪而聚、因艺而燃的暖意,如同覆盖小城的雪被,明亮地留在心底。这温暖,源于灵魂深处的懂得,淬于精神不灭的火焰,最终凝练成这场大雪与约定都未曾辜负的人间温情。